

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七

武

宋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巨蘇闡上進

答劉寶學者

即日然溽不審燕處悠然放曠自如無諸魔  
撓否日用四威儀內與狗子無佛性詰一如  
否於動靜二邊能不分別否夢與覺合否理  
與事會否心與境皆如否老龐云心如境亦  
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  
賢了事凡夫若真箇作得箇了事凡夫釋迦  
達磨是甚麼泥團土塊三乘十二分教是甚

麼熱釜鳴聲公既於此箇門中自信不疑不  
是小事要須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始與  
此事少分相應耳往往士大夫多於不意中  
得箇瞥地處却於如意中打失了不可不使  
公知在如意中須時時以不如意中時節在  
念切不可暫忘也但得本莫愁末但知作佛  
莫愁佛不解語這一著子得易守難切不可  
忽須教頭正尾正擴而充之然後推已之餘  
以及物左右所得既不滯在一隅想於日用  
中不著起心管帶枯心忘懷也近年已來禪

道佛法衰弊之甚有般杜撰長老根本自無所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無實頭伎倆收攝學者教一切人如渠相似黑漆漆地緊閉却眼喚作默而常照彥冲被此輩教壞了苦哉苦哉這箇話若不是左右悟得狗子無佛性徑山亦無說處千萬持下面皮痛與手段救取這箇人至懇至禱然有一事亦不可不知此公清淨自居世味澹薄積有年矣定執此為奇特若欲救之當與之同事令其歡喜心不生疑庶幾信得及肯轉頭來淨名所謂先

以欲鉤牽後令人佛智是也黃面老子云觀法先後以智分別是非審定不違法印次第建立無邊行門令諸衆生斷一切疑此乃為物作則萬世措模也況此公根性與左右迥不同生天定在靈運前成佛定在靈運後者也此公決定不可以智慧攝當隨所好攝以日月磨之恐自知非忽然肯捨亦不可定若肯轉頭來却是箇有力量底漢左右亦須退步讓渠出一頭始得比暉禪歸錄得渠答紫巖老子一書山僧隨喜讀一徧讚歎歡喜累

日直是好一段文章又似一篇大義末後與  
之下箇謹對不識左右以謂如何昔達磨謂  
二祖曰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  
可以入道二祖種種說心說性俱不契一日  
忽然省得達磨所示要門遽白達磨曰弟子  
此回始息諸緣也達磨知其已悟更不窮詰  
只曰莫成斷滅去否曰無達磨曰子作麼生  
曰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達磨曰此乃從  
上諸佛諸祖所傳心體汝今既待更勿疑也  
彥沖云夜夢晝思十年之間未能入克或端

坐靜默一空其心使慮無所緣事無所託頗  
覺輕安讀至此不覺失笑何故既慮無所緣  
豈非達磨所謂內心無喘乎事無所託豈非  
達磨所謂外息諸緣乎二祖初不識達磨所  
示方便將謂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可以說心  
說性說道說理引文字證據欲求印可所以  
達磨一一列下無處用心方始退步思量心  
如牆壁之語非達磨實法忽然於牆壁上頓  
息諸緣即時見月云指便道了了常知故言  
之不可及此語亦是臨時被達磨拶出底消

息亦非二祖實法也杜撰長老輩既自無所  
證便逐旋捏合雖教他人歇渠自心火熠熠  
晝夜不停如欠二稅百姓相似彥冲却無許  
多勞攘只是中得毒深只管外邊亂走說動  
說靜說語說默說得說失更引周易內典硬  
差排和會真是為他閑事長無明殊不思量  
一段生死公按未曾結絕臘月三十日作麼  
生折合去不可眼光欲落未落時且向閻家  
老子道待我澄神定慮少時却去相見得麼  
當此之時縱橫無礙之說亦使不著心如木

石亦使不著須是當人生死心破始得若得  
生死心破更說甚麼澄神定慮更說甚麼縱  
橫放蕩更說甚麼內典外典一了一切了一  
悟一切悟一證一切證如斬一結絲一斬一  
時斷證無邊法門亦然更無次第左右既悟  
狗子無佛性話還得如此也未若未得如此  
直須到恁麼田地始得若已到恁麼田地當  
以此法門興起大悲心於逆順境中和泥合  
水不惜身命不怕口業拯拔一切以報佛恩  
方是大丈夫所為若不如是無有是處彥冲

引孔子稱易之爲道也屢遷和會佛書中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爲一貫又引寂然不動與土木無殊此尤可笑也向渠道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故經云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謂此廣大寂滅妙心不可以色見聲求應無所住謂此心無實體也而生其心謂此心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也孔子稱易之爲道也屢遷非謂此也屢者荐也遷者革也吉凶悔吝生乎動屢遷之旨返常合道也如何與應無所住而生

其心合得成一塊彥沖非但不識佛意亦不識孔子意左右於孔子之教出沒如遊園觀又於吾教深入閭域山野如此杜撰還是也無故圭峯云元亨利貞乾之德也始於一氣常樂我淨佛之德也本乎一心專一氣而致柔修一心而成道此老如此和會始於儒釋二教無偏枯無遺恨彥沖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與易之屢遷大旨同貫未敢相許若依彥沖差排則孔夫子與釋迦老子煞著買草鞋始得何故一人屢遷一人無所住想讀至

此必絕倒也

答劉通判

冲考

令兄寶學公初未嘗知管帶忘懷之事信手摸著鼻孔雖未盡識得諸方邪正而基本堅實邪毒不能侵忘懷管帶在其中矣若一向忘懷管帶生死心不破陰魔得其便未免把虛空隔截作兩處處靜時受無量樂處鬧時受無量苦要得苦樂均平但莫起心管帶將心忘懷十二時中放教蕩蕩地忽爾舊習瞥起亦不著用心按捺只就瞥起處看箇話頭

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正恁麼時如紅鑪上  
一點雪相似眼辨手親者一連連得方知懶  
融道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相勞  
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  
無心處不與有心殊不是誑人語昔婆修盤  
頭常一食不卧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為衆所  
歸二十祖闍夜多將欲度之問其徒曰此徧  
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其徒曰我師  
精進如此何故不可闍夜多曰汝師與道遠  
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其徒不

憤皆作色厲聲謂闇夜多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闇夜多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婆修聞已發無漏智所謂先以定動後以智拔也杜撰長老輩教左右靜坐等作佛豈非虛妄之本乎又言靜處無失關處有失豈非壞世間相而求實相乎若如此修行如何契得懶融所謂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請公於此諦當思量看婆修初亦將

謂長坐不卧可以成佛纔被闇夜多點破便於言下知歸發無漏智真是良馬見鞭影而行也衆生在亂是病佛以寂靜波羅蜜藥治之病去藥存其病愈甚拈一放一何時是了生死到來靜闇兩邊都用一點不得莫道關處失者多靜處失者少不如少與多得與失靜與關縛作一束送放他方世界却好就日用非多非少非靜非闇非得非失處略提撕看是箇甚麼無常迅速百歲光陰一彈指頃便過也更有甚麼關工夫理會得理會失理

二十七

六

會靜理會鬧理會多理會少理會忘懷理會  
管帶石頭和尚云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這一句子開眼也著合眼也著忘懷也著管  
帶也著狂亂也著寂靜也著此是徑山如此  
差排想杜撰長老輩別有差排處也咄且置  
是事

又

左右做靜勝工夫積有年矣不識於開眼應  
物處得心地安閑否若未得安閑是靜勝工  
夫未得力也若許久猶未得力當求箇徑截

得力處方始不辜負平昔許多工夫也平昔  
做靜勝工夫只為要支遣箇鬧底正鬧時却  
被閑底騷擾自家方寸却似平昔不曾做靜  
勝工夫一般耳這箇道理只為太近遠不出  
自家眼睛裏開眼便刺著合眼處亦不欠少  
開口便道著合口處亦自現成擬欲起心動  
念承當渠早已蹉過十萬八千了也直是無  
你用心處這箇最是省力而今學此道者多  
是要用力求求之轉失向之愈背那堪墮在  
得失解路上謂鬧處失者多靜處失者少左

右在靜勝處住了二十餘年試將此子得力底來看則箇若將椿椿地底做靜中得力處何故却向鬧處失却而今要得省力靜鬧一如但只透取趙州無字忽然透得方知靜鬧兩不相妨亦不著用力支撐亦不作無支撐解矣

答秦國太夫人

謙禪歸領所賜教并親書數頌初亦甚疑之及詢謙子細方知不自欺曠劫未明之事豁爾現前不從人得始知法喜禪悅之樂非世

間之樂可比山野爲國太歡喜累日寢食俱忘兒子作宰相身作國夫人未足爲貴糞掃堆頭收得無價之寶百劫千生受用不盡方始爲真貴耳然切不得執著此貴若執著則墮在尊貴中不復興悲起智憐愍有情耳記

取記取

答張丞相

遠德

恭惟燕居阿練若與彼上人同會一處娛戲毗盧藏海隨宜作佛事少病少惱鈞候動止萬福從上諸聖莫不皆然所以於念念中入

一切法滅盡三昧不退菩薩道不捨菩薩事  
不捨大慈悲心修習波羅蜜未嘗休息觀察  
一切佛國土無有厭倦不捨度衆生願不斷  
轉法輪事不廢教化衆生業乃至所有勝願  
皆得圓滿了知一切國土差別入佛種性到  
於彼岸此大丈夫武七四威儀中受用家事耳大  
居士於此力行無倦而妙喜於此亦作普州  
人又不識還許外人插手否聞到長沙即杜  
口毗耶深入不二此亦非分外法如是故願  
居士如是受用則諸魔外道定來作護法善

神也其餘種種差別異旨皆自心現量境界  
亦非他物也不識居士以為如何

答張提刑叔賜

老居士所作所為冥與道合但未能得因地  
一下耳若日用應緣不失故步雖未得因地  
一下臘月三十日間家老子亦須拱手歸降  
況一念相應耶妙喜老漢雖未目擊觀其行  
事小大初中無過不及只此便是道所合處  
到這裏不用作塵勞想亦不用作佛法想佛  
法塵勞都是外事然亦不得作外事想但回

光返照作如是想者從甚麼處得來所作所  
爲時有何形段所作既辦隨我心意無不周  
旋無有少剩正恁麼時承誰息力如此做工  
夫日久月深如人學射自然中的矣衆生顛  
倒迷已逐物耽少欲味甘心受無量苦逐日  
未開眼時未下牀時半惺半覺時心識已紛  
飛隨妄想流蕩矣作善作惡雖未發露未下  
牀時天堂地獄在方寸中已一時成就矣及  
待發時已落在第八佛不云乎一切諸根自  
心現器身等藏自妄想相施設顯示如河流

或七

九

如種子如燈如風如雲刹那展轉壞躁動如  
猿猴樂不淨處如飛蠅無厭足如風火無始  
虛偽習氣因如汲水輪等事於此識得破便  
喚作無人無我知天堂地獄不在別處只在  
當人半惺半覺未下牀時方寸中並不從外  
來發未發覺未覺時切須照顧照顧時亦不  
得與之用力爭爭著則費力矣祖不云乎止  
動歸止止更彌動纔覺日用塵勞中漸漸省  
力時便是當人得力之處便是當人成佛作  
祖之處便是當人變地獄作天堂之處便是

當人穩坐之處便是當人出生死之處便是當人致君於堯舜之上之處便是當人起疫疢於凋瘵之際之處便是當人覆蔭子孫之處到這裏說佛說祖說心說性說玄說妙說理說事說好說惡亦是外邊事如是等事尚屬外矣況更作塵勞中先聖所訶之事耶作好事尚不肯豈肯作不好事耶若信得此說及永嘉所謂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不是虛語請依此行履始終不變易則雖未徹證自己本地風光雖未明見自己本來

面目生處已熟熟處已生矣切切記取纔覺省力處便是得力處也妙喜老漢每與箇中人說此話往往見說得頻了多忽之不肯將為事居士試如此做工夫看只十餘日便自見得省力不省力得力不得力矣如人飲水或七冷煖自知說與人不得呈似人不得先德云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自證自得自信自悟處除曾證曾得已信已悟者方默默相契未證未得未信未悟者不唯自不信亦不信他人有如此境界老居士天資透

道現定所作所為不著更易以他人較之萬分中已省得九千九百九十九分只欠噴地一發便了士大夫學道多不著實理會除却口議心思便茫然無所措手足不信無措手足處正是好處只管心裏要思量得到口裏要說得分曉殊不知錯了也佛言如來以一切譬喻說種種事無有譬喻能說此法何以故心智路絕不思議故信知思量分別障道必矣若得前後際斷心智路自絕矣若得心智路絕說種種事皆此法也此法既明即此

明處便是不思議大解脫境界只此境界亦不可思議境界既不可思議一切譬喻亦不可思議種種事亦不可思議只這不可思議底亦不可思議此語亦無著處只這無著處底亦不可思議如是展轉窮語若事若法若譬喻若境界如環之無端無起處無盡處皆不可思議之法也所以云菩薩住是不思議於中思議不可盡入此不可思議處思與非思皆寂滅然亦不得住在寂滅處若住在寂滅處則被法界量之所管攝教中謂之法塵

煩惱滅却法界量種種殊勝一時蕩盡了方始好看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狗子無佛性一口吸盡西江水東山水上行之類忽然一句下透得方始謂之法界無量回向如實而見如實而行如實而用便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成就種種法破壞種種法一切由我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師子遊行不求伴侶種種勝妙境界現前心不驚異種種惡業境界現前心不怕怖日用四威儀中隨緣放曠任性逍遙到得這箇

田地方可說無天堂無地獄等事永嘉云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此老若不到這箇田地如何說得出來此語錯會者甚多苟未徹根源不免依語生解便道一切皆無撥無因果將諸佛諸祖所說言教盡以為虛謂之誑惑人此病不除乃莽莽蕩蕩招殃禍者也佛言虛妄浮心多諸巧見若不著有便著無若不著此二種便於有無之間搏量卜度縱識得此病定在非有非無處著到故先聖苦口叮嚀令離四句絕

百非直下一刀兩段更不念後思前坐斷千  
聖頂顛四句者乃有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  
是也若透得此四句了見說一切諸法實有  
我亦隨順與之說有且不被此實有所礙見  
說一切諸法實無我亦隨順與之說無且非  
世間虛豁之無見說一切諸法亦有亦無我  
亦隨順與之說亦有亦無且非戲論見說一  
切諸法非有非無我亦隨順與之說非有非  
無且非相違淨名云外道六師所墮汝亦隨  
墮是也士大夫學道多不肯虛却心聽善知

武七

十二

識指示善知識纔開口渠已在言前一時領  
會了也及至教渠吐露盡一時錯會正好在  
言前領略底又却滯在言語上又有一種一  
向作聰明說道理世間種種事藝我無不會  
者只有禪一般我未會在當官處呼幾枚杜  
撰長老來與一頓飯喫却了教渠恣意亂說  
便將心意識記取這杜撰說底却去勘人一  
句來一句去謂之廝禪末後我多一句你無  
語時便是我得便宜了也及至撞著箇真實  
明眼漢又却不識縱然識得又無決定信不

肯四楞塌地放下就師家理會依舊要求印  
可及至師家於逆順境中示以本分鉗鎚又  
却怕懼不敢親近此等名為可憐愍者老居  
士妙年登高第起家所在之處隨時作利益  
事文章事業皆過人而未嘗自矜一心一意  
只要退步著實理會五七此段大事因緣見其至  
誠不覺惻怛如許非獨要居士識得這般病  
痛亦作勸發初心菩薩入道之資糧也  
答汪內翰章

引起藏識中無始時來生死根苗作善根難  
作障道難無疑得息心且息心已過去底事  
或善或惡或逆或順都莫思量現在事得省  
便省一刀兩段不要遲疑未來事自然不相  
續矣釋迦老子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  
著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  
寂但看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  
無請只把閑思量底心回在無字上試思量  
看忽然向思量不及處得這一念破便是了  
達三世處也了達時安排不得計較不得引

證不得何以故了達處不容安排不容計較  
不容引證縱然引證得計較得安排得與了  
達底了沒交涉但放教蕩蕩地善惡都莫思  
量亦莫著意亦莫忘懷著意則流蕩忘懷則  
昏沉不著意不忘懷善不是善惡不是惡若  
如此了達生死魔何處摸捺一箇汪彥章聲  
名滿天下平生安排得計較得引證得底是  
文章是名譽是官職晚年收因結果處那箇  
是實做了無限之乎者也那一句得力名譽  
既彰與匿德藏光者相去幾何官職已做到

大兩制與作秀才時相去多少而今已近七  
十歲儘公伎倆待要如何臘月三十日作麼  
生折合去無常殺鬼念念不停雪峯真覺云  
光陰倏忽暫須更浮世那能得久居出嶺年  
登三十二入閩早是四旬餘他非不用頻頻  
舉已過還須旋旋除為報滿城朱紫道闍王  
不怕佩金魚古人苦口叮嚀為甚麼事世間  
愚庸之人飢寒所迫日用無他念只得身上  
稍煥肚裏不飢便了只是這兩事生死魔却  
不能為惱以受富貴者較之輕重大不等受

富貴底身上既常煥肚裏又常飽既不被這兩事所迫又却多一件不可說底無狀以故常在生死魔網中無由出離除宿有靈骨方見得徹識得破先聖云瞥起是病不續是藥不怕念起唯恐覺遲佛者覺也為其常覺故謂之大覺亦謂之覺王然皆從凡夫中做得出來彼既丈夫我寧不爾百年光景能得幾時念念如救頭然做好事尚恐做不辦況念念在塵勞中而不覺也可畏可畏近收呂居仁四月初書報曾叔夏劉彥禮死居仁云交

遊中時復抽了一兩人直是可長渠邇來為此事甚切亦以瞥地回頭稍遲為恨比已作書答之云只以未後知非底一念為正不問遲速也知非底一念便是成佛作祖底基本破魔網底利器出生死底路頭也願公亦只如此做工夫做得工夫漸熟則日用二六時武七中便覺省力矣覺得省力時不要放緩只就省力處崖將去崖來崖去和這省力處亦不知有時不爭多也但只看箇無字莫管得不得至禱至禱五

又  
伏承杜門息交世爭一切闊略唯朝夕以某  
向所舉話頭提撕甚善其善既辦此心當以  
悟爲則若自生退屈謂根性陋劣更求入頭  
處正是舍元殿裏問長安在甚處爾正提撕  
時是阿誰能知根性陋劣底又是阿誰求入  
頭處底又是阿誰妙喜不避口業分明爲居  
坐說破只是箇汪彥章更無兩箇只有一箇  
汪彥章更那裏得箇提撕底知根性陋劣底  
求入頭處底來當知皆是汪彥章影子並不

干他汪彥章事若是真箇汪彥章根性必不  
陋劣必不求入頭處但只信得自家主人公  
及並不消得許多勞攘昔有僧問仰山禪宗  
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山曰此意極難若  
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  
此根人難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古德道若  
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僧曰除此格  
外還別有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山曰別有  
別無令汝心不安我今問汝汝是甚處人曰  
幽州人山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山曰彼

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裏一切不見有山曰汝解猶在境信位即是人位即不是妙喜已是老婆心切須著更下箇注脚人位即是汪彥章信位即是知根性陋劣求入頭處底若於正提撕話頭時返思能提撕底還是汪彥章十六否到這裏間不容髮若佇思停機則被影子惑矣請快著精彩不可忽不可忽記得前書中嘗寫去得息心且息心已過去底事或善或惡或逆或順都莫理會現在事得省便

省一刀兩段不要遲疑未來事自然不相續矣不識曾如此覷捕否這箇便是第一省力做工夫處也至禱至禱  
又  
伏承第五令嗣以疾不起父子之情千生百劫思愛習氣之所流注想當此境界無有是處五濁世中種種虛幻無一真實請行任坐卧常作是觀則日久月深漸漸消磨矣然正煩惱時子細揣摩窮詰從甚麼處起若窮起處不得現今煩惱底却從甚麼處得來正煩

惱時是有是無是虛是實窮來窮去心無所  
之要思量但思量要哭但哭哭來哭去思量  
來思量去抖擻得藏識中許多恩愛習氣盡  
時自然如水歸水還我箇本來無煩惱無思  
量無憂無喜底去耳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世  
間十七法則佛法佛法則世間法也父子天性一  
而已若子喪而父不煩惱不思量如父喪而  
子不煩惱不思量還得也無若硬止遏哭時  
又不敢哭思量時又不敢思量是特欲逆天  
理滅天性揚聲止響潑油救火耳正當煩惱

時總不是外事且不得作外邊想永嘉云無  
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是真語實  
語不誑不妄等語怎麼見得了要思量要煩  
惱亦不可得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  
名為邪觀邪正未分正好著力此是妙喜決  
定義無智人前莫說

答夏運使

示諭道契則霄壤共處趣異則覲面楚越誠  
哉是言即此乃不傳之妙左右發意欲作妙  
喜書未操觚拂紙已兩手分付了也又何待

堅忍究竟以俟他日耶此箇道理唯證者方  
 默默相契難與俗子言延平乃閩嶺佳處左  
 右能自調伏不為逆順關楨子所轉便是大  
 解脫人此人能轉一切關楨子日用活鱖鱖  
 地拘牽惹絆他不得苟若直下便恁麼承當  
 自然無一毫毛於我作障古德有言佛說一  
 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  
 又懶融云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  
 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  
 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非特懶融如是妙

喜與左右亦在其中其中事難拈出似人前  
 所謂默默相契是也

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七

音釋

二十七

十八

溽音辱濕暑也 捋郎括切 曄十鬼切 荐在甸切 連敷  
 也 憤房吻切 椿株江切 因戶卧切 察側界切  
 駢駢蒲眠切 闕衆感貌 揣初委切 抖擻音  
 斗擻音史料 觚攻手切 擻音